

中国记者丛书

赵淮青

通讯特写选

TONGXUN
TEXIEXUAN

新华出版社

赵淮青通讯特写选

新华出版社

赵淮青通讯特写选

赵淮青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经售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5.875印张 插页2张 95,000字

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7-5011-0188-4/G·52 定价:1.60元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纪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位大

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进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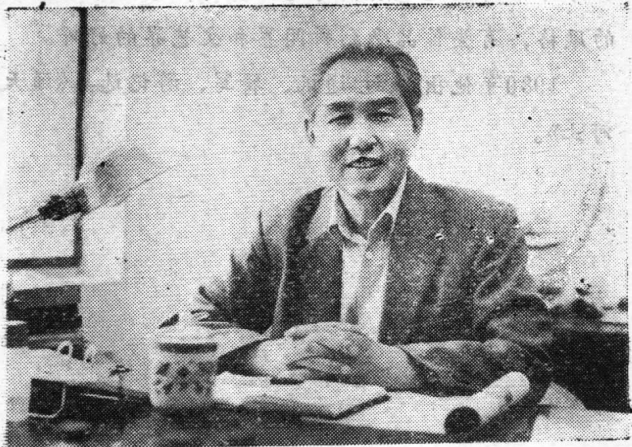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本丛书中，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

选、农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有编后记、作品评介、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了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不超过八万字，精选精编；装璜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

赵淮青小传

赵淮青，原名赵修身。现任新华社云南分社副社长、云南省新闻学会副会长。1931年出生于山东昌邑县胡家营村。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后任新华社记者。先从事摄影报道，后转文字报道，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，他深入西北高原的草原、戈壁、沙漠，长期与少数民族以及地质工作者等战斗在高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，写出了不少内容生动、情思隽永、文字洗炼的通讯特写，有的作品被选作大学教材，有的被选进《中国当代游记选》等集子。嗣后他调往河北及新华总社。1978年后写过一些为老同志平反昭雪的悼念性文章。最近几年他转到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采访，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同时，

努力探索用散文笔法撰写通讯特写，努力寻求自己的风格，有些作品受到新闻界和文艺界的好评。

1980年他出版过通讯、特写、游记选集《通天河上》。

目 录



- 1 边城雨濛濛
- 5 下关的风
- 11 中南海畔海棠红
——记周总理
- 17 陶铸的风格
- 34 春城留住海鸥
- 39 时代歌者的墓碑
——聂耳五十周年祭
- 44 聂耳和他的母亲
- 57 神奇的青海湖
- 61 母亲的光辉
- 75 莲花池畔
——诗人李广田之死
- 81 太行情
——记子弟兵母亲戎冠秀
- 87 长街月溶溶

93 南疆育花人

97 阅尽人间春未老

——董老夫人下乡琐记

108 夜行司机

116 戈壁似锦

128 碧水悠悠

132 戈壁滩上的姑娘

142 登临虎跳峡

153 通天河水

167 云山滇水在召唤

179 后记

边城雨濛濛

记得那年在昭通，深秋的天空，犹如一个历尽坎坷的老妇人的泪眼，不时洒下濛濛细雨。我撑把布伞，走在悠悠岁月磨损的石板路上、透过薄绡般的雨丝，环视那些朦胧的褐色或绿色的油漆斑驳的木板楼，那些虽已破败而典雅犹存的雕花格扇门窗，还有那一系列列拱形窑洞式的旧时店铺，听到远处时或传来的寂寞单调的土布织机声、纺车声，象什么人在遥远处叹息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笼罩在烟雨迷离中，疑是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，使人依稀领略到这座城市历史地理的蛛丝马迹，似乎每一扇门窗、每一条街道，都有一个萧索的梦，一阙忧悒的歌；不能不为这里曾经有过的昌盛年代而怅然无已。

昭通，坐落在滇东北云贵川边境的乌蒙山中。自从秦代在川滇之间的悬崖峭壁上开凿五尺道，打通了祖国中原与西南边陲的关山阻隔，这里便成为

“锁钥南滇”的咽喉。清朝雍正年间，云贵总督鄂尔泰曾在此主持大规模改建。大约他觉得原先的名字“乌蒙”有点晦气吧，便易名“昭通”，取其昭明通达之意。在老辈人的记忆中，许多街道都曾麋集着铜锡、药材、皮毛等山货土产的商店和堆栈，方格街坊住满外省客商和手工艺人，杏旗酒肆，热闹非凡。那时，各种物产通过五尺道上不绝如缕的马帮，与川贵乃至全国汇流。在那猿攀鹰翔处，雄奇峻伟的青石路上，至今犹留下深达三四寸的马蹄窝，还有那道路艰险和商旅尸骨的印记。

然而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儿竟象一个悄然引退的王公，逐渐声光暗淡而萧条冷落了。十年动乱后不久，我初次来到这偏僻贫穷的所在，满目破屋陋巷、寒烟衰草。那时，街上行人衣衫褴褛，服务行业少而肮脏，天未暗门已闭。我曾遇到几个从乌蒙山上下来的彝族同胞，各人披件“查尔瓦”（披毡），躲进凄风苦雨的门洞里，传递一把军用水壶借酒取暖……呵，时间仿佛停滞了，凝固了。边城似已被人遗忘。

1986年秋天，我有幸重返昭通，这儿竟一改旧时模样，成为繁华的商品交流重地。祖国各地的商业贸易人员，还有若干外国商人，跋山涉水，万里迢迢云集此处，带来山南海北的商品信息以及新的色彩和市声，带来不同往日的生机勃勃的生活节奏，

受到古道热肠的昭通人热情的接待。

昭通人办起了毛纺、地毯、制革、制药、食品等工厂，使当地的原材料有了用武之地。当我凝神看那织女巧手操作新式机器，宛如一群早春的燕子掠水穿帘，当我抚摸欣赏那富于民族风格、远销许多国家的地毯，心中顿觉愉悦而开朗。在一所外资援建的工厂里，我看到一位外国企业家同我国工人一起，刚刚安装完毕进口设备，很有兴味地跟一个工人交谈着。那个工人诚挚的话语和安详自信的眼神，使企业家频频颌首赞许，他爽朗地说：“我们真是一见如故。”那工人笑了，说道：“有时间到我家去坐吧，我种的苞谷刚掰下来，请你来尝尝新。”

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，我又擎把雨伞，在人群熙攘的夜市漫步。明亮的钠灯映照着晶莹的雨丝，飘洒在梧桐和白杨树上，飘洒在馄饨、卤肉摊、花生瓜子摊的彩棚上，奏出喧闹驳杂的音响。劳动一天的人们，此刻聚集在这儿，品尝着引进四川、贵州新技术酿造的名酒——“醉明月”、“云曲”、“金坛大曲”……秋风秋雨，热气氤氲，酒香四溢！我也捡个人少处坐下，感到整个城市那么温情脉脉，那么和暖亲切。

多少次，我走上新建的通衢大道，再看旧时街巷已显得十分狭窄湫隘。黄沙小店怎能留得住万千商旅？在暗色的木板小楼背后，如今已冒出春笋般

鹅黄淡绿的高层楼房；山间马帮怎能负载了源源不断的商品？蛛网似的公路和直达上海的金沙江黄金水路，早已代替了千年荒凉的五尺道。而在城市郊野，昔日的蛮荒瘴疠之地，也为艳丽的鲜花和扶疏的林木所覆盖。我从未见过这种大似向日葵的大丽菊花，还有桂花、月季、紫薇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朵，散布着甜甜的清香，象征着这个城市绚烂的色彩和诱人的温馨。是的，往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、小生产者的简单交流所构成的那种“繁华”，已经一去不返了，昭通已拥有强烈的崭新的吸引力，边城被人冷落多年后终于苏醒了，她象浩荡激流边的一个回澜，在历史的峡谷里转了几个圈，又奔腾向前了。

(写于1987年)

下关的风

下关的风是强劲的、凌厉的，又是滋润的、温柔的。

下关的风永无止息，把树干变成老人佝偻的腰背，把枝叶削成一个方向，树冠承风的一边，经受长年累月风的梳篦，如同刀斧劈过一般；而另一边，则生机盎然，茂盛异常，这种现象为我生平所未见。

下关的风，象一把无形的扫帚，把大地清扫得干净清爽，让灰尘和污垢溶进明净的洱海。……每当夜深人静，那来自峡谷的风，穿过巍巍苍山的松林，掠过波涛汹涌的西洱河，咆哮喘息，奔腾呼啸，摇撼着千家万户的窗棂，悸动着人们的心……

在过去的半生中，我曾在北国的长城脚下度过冬夜，那儿的风使人联想到荒寂苍凉的古战场；我曾在西北高原的万山丛中策马夜行，那原始森林的风涛，让人心神震颤；我曾在黄海之滨的礁石上打

捞海菜，目睹海风掀起滔天的巨浪……。然而所有这些风，都没有下关的风那么令人惊心动魄，又包藏着浓郁的神话色彩！

暮春时节，我来到云南大理州的下关。汽车穿过新兴市区，那宽阔的大道和两旁的建筑、花树，给人以繁荣、整洁、秀丽的印象。一踏上横跨西洱河的黑龙桥，只见桥下波浪翻滚，风在凄厉地呼啸，浪花犹如无数沉浮水中的白鹅，扇动翅膀。这时候，我仿佛感到，整个下关象茫茫大海中一叶扁舟。

然而，下关的风又是温柔的，滋润的。它从点苍山和者摩山之间的峡谷中长驱直入，挟带着印度洋的煦煦暖流，混合着西洱河的冉冉水气，而曲折迤邐的横断山脉，又把北方的严寒挡住。所以，下关的风，没有大漠风沙那么干燥灼人，没有北国朔风那么肃杀逼人，它的凌厉和滋润达到和谐的统一，它把姹紫嫣红、无比娇美的鲜花洒遍全城。下关，又是一座花之城！

穿过黑龙桥就是龙尾街。街尽头，高矗着建于明代的龙尾关箭楼，脚下的道路是鹅卵石或石板铺成。这条古老的路，谁能知道它熬过多少漫长岁月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。我想到明代那位竹杖芒鞋走遍祖国大半山河的旅行家徐霞客，还有那位据理直谏得罪了皇帝，被贬谪云南永

昌(今保山)的四川才子杨升庵；也想到了郭沫若、徐悲鸿、邓拓，还有陈老总，他们都曾沐浴过下关的风。

如今我们后来人也走在这条路上，仿佛听到他们坚实而沉重的足音，使人想到，大理文明之花有他们抚育的劳绩，大理文化摇篮有他们编织的手泽，大理白族人民的心上，有他们留下的深情。由此悟出，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就是这么交流的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情谊就是这么建立的。这些名人学者的业绩以及他们坚实而沉重的脚步，对后代子孙是一个召唤，是一种鼓舞，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历史，不正是在这种召唤和鼓舞中奔腾向前，更加灿烂辉煌的吗！

登上龙尾关，强劲而又吹面不寒的风迎面扑来，发出深沉的闷雷般的声响。仰望苍山，乱云竞渡，松涛起伏；俯瞰洱海，烟波浩渺，点点渔帆。我长久凝望苍山之巅，见偌大的黑云覆盖山头。俄顷，象有无数只巨手伸出，撕扯着云絮，丝丝缕缕，光怪陆离，变幻无穷。造化的鬼斧神工在做着神奇的表演，一会儿跳出一只奔腾的猛虎，一会儿立起一头扑食的白熊，……难怪苍山有那么多神奇古怪的传说。

不多会儿，风势更猛了。风声犹如迅雷经天，浪涛劈石。蓦地，我发现在那翻滚万状的黑云层